

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六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愚按史記集解引皇覽曰今西鄂晁氏自謂王子朝後此鼂與朝通之證也左傳釋文朝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遙反或云朝錯是王子朝之後又音潮紫錯姓亦有两音

爰盎

顏師古急就章注曰爰氏之先本與陳同姓陳申公生靜伯甫伯甫八世孫爰諸生爰濟塗曰而命氏其後或為轅字又作袁字本一

族也 王應麟補注曰左傳輶濤塗公穀傳
作袞廣韻爰舜裔胡公之後袞或作爰列子
爰旌 愚按爰史記作袞古字爰與輶通輶
減文則為袞史周勃傳攻輶威漢書作爰威
史高帝紀袞生漢書作輶生地理志云輶田
食貨志云自爰其處而已

上不聽遂行之

宋初曰越本無遂字

陛下不交睫解衣

宋初曰解字上當有不字

夫魯參以布衣猶難之

宋初曰魯參字上浙本存孝字句義並足
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

宋初曰一本云刀鋸餘人載

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

宋初曰或無之字下同

及坐郎署長布席

宋初曰趙本及景德本監本並無長布席三
字一本云郎署長布席學官本無長布席三
字若上云及坐郎署似不成語與上句了不

綴屬必須曰郎署長布席義乃可安

絲能曰飲亡何

師古曰亡何言更無餘事

刊誤補遺曰按衛綰傳不孰何綰賈誼傳大何之域顏注皆曰何問也史記作曰飲毋苛按王莽傳掖門僕射苛問又亭長何之古苛何通種本意蓋曰吳王驕日久有南方卑濕宜日飲酒而已其它一切勿有所問如此而後可免禍也亡與毋義訓不同亡者有亡之亡而毋則禁止之辭也彼方戒盜勿有所問則其字當從史記為正

每朝郎官者上書疏

宋初曰郎官者既云郎官何更施者字明是官與宦者略述禁中人耳

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

宋初曰景德本無大夫上三字越本亦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無上字要湏得之對下句君字

士卒飢渴

宋初曰古本飢字下有乏字

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冇利

宋初曰而法曰大
有利此語絕不傍
理蓋下有兵法曰
故後人誤書耳當
從本本作敗其衆
而有大利

此車騎之地

宋初曰地字下當
有也字前後相準
存也成文

與金鼓之音相失

宋初曰學官本越
本並作金鼓之指
據云金鼓則音為
是作指非

勁弩長戰射疏及遠

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
弩以槍為矢欵故可射䟽及遠也然戟有鈎
又不可射

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壑

宋祁曰浙本居字下有也字獸字下有放字
若去也去放語迫而不文放字猶害於義

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

宋祁曰景德本無以離二字校添刊誤亦改
以便為之

宋祁曰以便為之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

其民如是

劉奉世曰其民當屬上句

種樹畜長

劉放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

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

劉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戎皆有期代則不
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
置也

壹大治則終身創矣

宋祁曰治字下疑有之字存之則語緩且易

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

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音合從之
從時漢得閔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
今朕獲執天下之正

宋祁曰淳化本天下作天子今天子之
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

宋祁曰智當作知

臣錯少茅臣

儀禮士相見禮曰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
則曰艸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

身自射殺

宋祁曰殺字下弑有人字若直言身自射殺
未見其事必着人字義乃易了

明詔軍師

宋祁曰師弑作帥軍帥有義言師無取 愚
按師訓為衆義亦可通

資財不下五帝

隸辨曰財材古通用孟子有達財者財與材
同

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言

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
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
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此仁聖之所以傷也

宋初曰所以傷也江浙本並無以字予謂存
以則語緩而迂不如去之則句易了

以應天意

說苑貴德篇作天德

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

說苑貴德篇作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

聽切言

上善其言

劉昭後書百官志注曰胡廣曰孝宣感路溫
舒言秋季後請讞

寶田灌韓列傳第二十二

千秋萬歲後傳王

宋初曰浙本傳字下有於字

嬰亦薄其官

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

宋初曰南本注也字下有何儒亮以為嬰素

忠讜氣高不以官業為重余按師古注例無

何儒亮此其誤屬歟

列侯莫敢與亢禮

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

宋祁曰注特字當作時字

爭弗能得

宋祁曰爭下當有之字

屏居藍田南山下

宋祁曰卻本無藍字居下着點越本作屏居

田南山下若只云田南山下即當作田字今

藍田為是

魏其沾沾自喜耳

張宴曰沾音瞻

宋祁曰浙本注瞻作瞻

院起

如子姓

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礼若己所生

刊誤補遺曰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

之服鄭康成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

之所生又禮記子姓之冠孔穎達曰姓生也

孫是子所生然則姓之為言孫也麟趾之詩

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其親

疎先後自有次第顏說以姓為子固失之至

毛公不知公姓之為公孫乃以為同姓而翻

謂公族為同祖其舛刺又甚矣

不能今以毀去矣

宋祁曰江南本能作然

除關

索隱謂除關門之稅 愚按小司馬作史記

索隱多引師古之說而此傳師古乃復引據
索隱必是後人誤入

生貴甚

史記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
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

蚡以肺附為相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
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

其輕薄附
著大材也

史記正義曰按顏此說並是踈謬又改臍為
附就其義重謬矣顧野王云肺臍腹心也紫
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
之腹心親戚也辨惑曰史記諸本並作臍
字蓋言其親密如肺臍猶股肱心膂之類耳
不知孟堅如何轉而為附或者古字通用

唯灌夫獨否

宋祁曰南本否作不顧余謂不若作否

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

宋祁曰南本浙本常並作嘗

漢法

宋祁曰漢法浙本作軍法從軍是此自說漢
何煩以漢別之

夫為郎中將

劉敞曰當云中郎將否則郎中三將也

夫徙坐語侵之

師古曰徙坐謂
移就其坐也

愚按恐是移遠其坐以示不與之親也

極驩而去

宋初曰浙本而去字下更有去字

將軍貴人也畢之

劉攽曰夫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
然當畢之

身荷戟

宋初曰荷字當從浙本何可反

後不堅

宋初曰後字當從浙本作復若作後即在一
時何容更有前後也

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
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

死存不

愚按後說是史記索隱取之

唯梁最親為限難

宋初曰一本無難字

而免冠謝太后曰

宋初曰而免冠南本無而字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劉奉世曰蒙字當屬下句

廼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

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怨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

同當是此誤

誅邪臣浮說

宋初曰江浙本誅作怵音椿戍反

大行恢對曰

宋初曰浙本恢字上有王字 愚按此以下

皆新序所云史記不載

北有彊胡之敵

宋初曰王本改北為背予謂作北義直不須
為背

又遣子弟乘邊守塞

宋初曰臣言臣是衍字存之句不成

錯趨避東箱甚恨

宋初曰一本恨字下有之字

建元年中

宋初曰著年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是史
長體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宋初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即將張
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

有誤也

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

宋初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其語

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

七修類稿曰漢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
載文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令不對更問嗇
夫嗇夫事對於是進嗇夫為令令退為嗇夫
與今史文迥異

上居外臨厠

水經注曰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厠今斯原夾

二水也

上行出中渭橋

張晏曰在中路

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

且罪等

劉奉世曰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

然以逆順為基

宋祁曰基字上起有本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宋初曰新本抔作拈

吾故聊使結轡欲以重之

宋初曰聊使結轡起云聊廷使跪結轡存廷跪二字乃是詳了前語不可削也

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

容齋續筆曰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敖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父老何自為郎師古曰言年久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以為自從也從何為

非此說

劉敞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

自為郎正問從何屢來為郎崔說是辨惑

曰漢之郎選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為

郎者如張安世袁盎是也有以富貲為郎者

漢儀注謂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如張釋之

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為郎者婁敬

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為郎者唐是也而衛

綰又以戲車為郎是以觀之浩說為勝而顏

氏遽斷其非其自信亦大篤矣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劉攽曰聞廉頗李牧為人即是知其寔矣良

說者甚喜也猶良久也

唐曰主臣

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

宋初曰解在王陵傳注誤

文吏以法繩之

宋初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

上踞廁視之

劉奉世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

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

吏民巧

宋祁曰遷史作吏民巧弄

今病力不能任郡事

師古曰力謂甚也

辨惑曰訓力為甚未知何據予初此謂字當

屬下句及讀史記則云黠常有狗馬病而通

鑑但云有病乃知力字屬下無疑蓋孟堅誤

析其辭故守師古之妄而新唐喬琳傳云從

幸梁州辭病力蕭俛授少師疾力不拜此又

因顏注而失也

黠姊子司馬安

刊誤補遺曰姊子史記作姑姊子爾雅釋親云父之姊妹為姑樊光引春秋傳姑姊妹為正左傳正義曰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蓋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取其兄姊是謂父妹為姑妹也司馬安之於汲黯自史記言之則為姑之子於黯為內兄弟自漢書言之則為姊之子實黯之自出也此一字似不可刪

鄭當時

黃氏曰抄曰鄭莊推轂本立朝第一事然四郊置驛則戰國四豪之餘風非孔子舉爾所知之意莊事君無所減否而所引又皆興利之人故莊盜名者也非為國者也不足以玷張馮汲黯諸賢之後

其先鄭君

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當時父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

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然不必分別遠近

自見年少官薄

劉攽曰其慕長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為
憊然自見當屬上句

亡留門下者

宋祁曰邵本無下字

使視決河

愚按溝洫志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
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
入多逋負

愚按史記作任人賓客為大農慨人徐廣曰

人一作入以此為句下以多逋負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黃氏曰抄曰山以文帝賢君不免田獵之娛
故勸以親賢講學為務所以致君之意極善
傳言不能為醇儒蓋謂其不專守一經且非
以其行已不醇也

夫布衣韋帶之士

宋初曰韋帶南本浙本作革帶

東西五里南社千步

愚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先作前殿阿房東
西五百步南北十丈水經注引閼中記曰阿
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
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與此三說不同皆是
傳聞之辭未為諦審也

祝餉在前

宋祁曰餉當作餉

聽言則對

師古曰又言言而
見聽則悉意答對

宋祁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

一言字余謂當有二言字

用之有禮義

宋初曰禮義下語未屬疑文不足

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

愚按上句用檀弓杜蕢諫平公事下句用公羊傳仲遂卒于垂事師古不注

服法服端容貌顏色

宋初曰浙本顏字上有正字存正則語成三句於文亦足

臣恐朝廷之鮮弛

宋初曰江浙本廷作臣

又誦淮南王無大罪

宋初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蒐

劉奉世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蘓說最近之陽
已知趙連匈奴吳交越不欲斥言故認其辭
而云胡攻趙越攻吳四國有怨救兵不專漢
梁淮陽不能助已欲吳王曉其謬辭也然文
意僻澁故不可通

救兵不止

宋初曰不止姚本作不至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屬王三子為墓

故報怨也

宋祁曰別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欲報怨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李善文選注曰蘓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此微同如淳之說劉奉世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而後還舟侵吳也下文云

水章邯是其為文如此青陽吳地

臣聞交龍袞首奮翼

宋祁曰南本徐鍇改交為蛟

使東牟朱虛東袞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

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也而義父者似謂悼惠而不可考據袞其後故封其子皆為王封時有幼者故舉言嬰兒也下文自言梁代淮陽文三子是矣即知此或說非也

壤子王梁代

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之

宋祁曰注文江浙本謂作諱作諱於理最切
言謂者漫而無統

水章邯

李善文選注本水作灌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劉攽曰幾讀曰冀

夫精變天地

宋祁曰精字下疑有誠字

昔玉人獻寶

宋祁曰玉人南浙本並作玉尹

語曰有白頭如新

孟康曰初相知至白頭不相識

宋初曰此注朱安越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作初不相識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李善文選注引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身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

不容於世

宋初曰容字下一添身字

故百里奚乞於道路

宋祁曰浙本乞字下有食字而謝用朱減去

甯戚飯牛車下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
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

宋祁曰注文高字合作商韓昌黎詩云為我
商聲謳乃用此事也浙本亦作商作高蓋監

本誤刊耳

感於心合於行

宋祁曰行一本作意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日知錄曰史記作子罕文頴曰子冉子罕也

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
冉當別是一人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愚按史記作越人蒙索隱引張晏云子臧或
是越人蒙字也

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

宋祁曰郭去而字一本為字下有比字

則桀之犬可使吠堯

宋祁曰犬字當從浙本作狗則近古而語直

然則荆軻湛七族

師古曰湛
讀曰沈

論衡曰町町若荆軻之間言秦王誅軻九族
志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
町 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
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 宋祁曰淳
化本作荆軻景祐本無荆字按浙本郭本去
荆字云據注無荆字南本徐錯亦減荆字
祇恐怨而不見德

宋祁曰景祐本恐怨作怨結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宋祁曰浙本辭作亂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

史記及李善文選注本蒙下有嘉字

日知

錄曰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本蒙下
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
嘉為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
一嘉字

牽帷廡之制

隸辨曰曹全碑載治廡屋按與牆同書五子
之歌峻宇彫牆古文尚書作廡詩小雅常棣
兄弟閱於牆釋文云牆本或作廡左傳狄人

伐庸咎如穀梁傳作牆

里名勝毋曾子不入

困學紀聞曰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毋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書奏梁王

說苑尊賢篇曰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

轅行歌于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骸脚
于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
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
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
十而封齊故詩曰縣縣之葛在于曠野良工
得之以為締紵良工不得枯死于野此七士
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于中野譬
猶縣縣之葛矣

齊王自殺不得立嗣

劉奉世曰齊孝王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首善

即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嘗有為此議者耳

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

宋祁曰徐鉉改云作亡予謂云義安不須改以存易亡也

宋祁曰亡也邵本無也字

跬步獨進

宋祁曰跬步獨進一作行義直可行

可謂誠一矣

宋祁曰一當作壹

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也

宋初曰姚本及越本並無也字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
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
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
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容齋三筆曰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言曰
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于無極
之高下垂之于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
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

重而鎮之繫絕於高陸入於深其危必矣枚
叔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證唯李善
文選注有之

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

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
為王三字

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

愚按莊子逸篇豫樟初生可抓而絕

枚臣復說吳王

劉放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

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叩筰武帝
始通此已云南距羗筰之塞益知其非

南拒羗筰之塞

宋初曰筰當從艸下同
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

宋初曰景祐本無以字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邯鄲

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
走中間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
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

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
飢則是未飢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
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書非真事後
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

西京雜記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
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
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枚乘為月賦羊勝
為屏風賦韓安國為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
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上得之大喜

宋祁曰得之大喜越本無之字

詆笑類俳倡

李奇曰詆嘲也

宋祁曰注文嘲南本作譌後人不識改從嘲耳

及立皇太子禡祝

宋祁曰皇子禡祝浙本皇字下有太字

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

西京雜記枚臯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

宋祁曰又字當從浙本作人人道者見天下
同仁義

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

宋祁曰浙本功作公

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

師古曰發猶徵名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

氏以來皆可徵
台而為臣也

劉敞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

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

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

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宋祁曰浙本無當斬二字

於梁舉壺遂滅固至它皆天下名士

師古曰于梁舉二人

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

愚按史記至它作郅他謂三人姓名師古以

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甚為武斷安知

班氏不從史記耶

唯天子以為國器

師古曰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于國政也

宋祁曰注文國政字下有之人二字

引墮車蹇

宋祁曰古本引字上有奉字他本只云引予

謂作奉引為是

破龍城

宋初曰龍當作籠見衛青傳

上方倚欲以為相

宋初曰倚欲浙本作欲倚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加金帛賜以招之

宋初曰加字新添

漢中太守請治病死

宋初曰浙本病字上有元字

立十七年

宋初曰姚本七作五

祖於江陵北門

臨江閤王榮

水經注曰自後北門不開蓋由榮非理終也

子文王駿嗣

宋初曰駿顙作俊

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魯共王餘

孔安國尚書序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

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 隋書
經籍志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未孫惠
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
二十五篇

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

江都易王非
茶音食邪反

蘇林曰

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反字云茶音琅邪淳化
本郎邪反皆未安

魯恭王太后聞之

宋祁曰恭當作共

六年國除

劉放曰當云建立六年

遂為無訾省

膠西于王端

劉奉世曰無訾省猶今不藉賴念故為此顏失之

自行迎除舍

趙敦肅王彭祖

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

宋初曰當云迎至除舍愚按除為埽除之除自為埽除舍耳上所謂足共者是也

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

宋初曰權從木從手者非是

彭祖不好治官室祲祥

師古曰祲音居衣反

宋祁曰歲當作巨衣反

又使人椎埋攻剽

日知錄曰椎埋即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
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恐非

是為頃王十一年薨

宋祁頃王下疑更有頃王二字

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

宋祁曰五當作二

夫衆煦漂山

中山靖王勝

劉奉世曰煦吐沫也

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

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莩莩

裏之白皮也皆取喻于輕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言葉裏白皮非也

張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

宋初曰顏以晉說未明故申云莩者箆中白

皮以張說為非以裏作裏則誤景德本葭蘆

葉也裏字並作裏校去葉字裏字並裏

子康王昆侈嗣

宋初曰康越本作糠糠惡謚也好樂怠政曰

糠學本去米蓋誤也

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

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後又封廣德王
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 劉奉世曰按
表王漢以夷王弟呂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
此倫封廣德者誤也此云廣陵漢云漢必有
誤

程姬有所避

長沙定王發

辨惑曰師古以所避為月事予謂所避事不
止一端安知必以此乎蓋自不須注也

案驗不如王言

廣川惠王越

宋初曰浙本案字上有有司字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十一年薨

宋初曰浙本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十字

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

宋初曰浙本云二十年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匈奴侵上郡

宋初曰監本改侵作入

將數十騎從
張晏曰放縱也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

隨在大軍前行而忽
遇敵也從音才用反

愚按史記本云將騎數十縱張晏說本此耳
若云在大軍前行則相去數十里不應中貴
人敢獨行也觀下情事可見漢書多用古字
從與縱通耳

莫府省文書

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
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

宋初曰晉灼二字史記作如淳說
絡而盛之

宋初曰越本無之字

從人田間飲

宋祁曰南本飲作欲

句奴入遼西

宋祁曰越本作隴西

彌節白檀

日知錄曰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
乃弭節徘徊註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

節也

是時廣軍幾沒罷

宋祁曰浙本及越本並無罷字 愚按幾沒
為句罷字属下讀為得

吾今自上簿

劉奉世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
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問廣廣未對
而長史又旁責廣之莫府曹史令上簿故廣
云我今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到耳

大匿車中

宋祁曰大字南本浙本並作伏

因發連弩射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
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臂也

劉攽曰三十弩一絃三十秦一臂皆無此理
妄說也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

類

百五十萬矢皆盡

宋初曰越本百字作一日

天子客遇之

宋初曰浙本客作容

復得數十矢

宋初曰南本浙本復字下有人字須得人字

義乃安若只云數十矢何能脫也

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半冰

師古曰半讀曰判
判大片也時冬寒

有冰持之以備渴也

愚按左傳公徒執冰而踞服虔云冰犢丸蓋杜預云或說犢丸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陵矢已盡但餘一半冰耳即下所謂士張空拳是也

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宋初曰南浙兩本冒音莫尅反首音式授反淳化本冒音莫到反首音式受反當從南浙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

日知錄曰言當俟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德迎

之

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

宋初曰浙本無少字只云李卿下同

陵字立政曰少公

宋初曰字字一作呼

蘇建

史通曰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編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賢為騎都尉

宋初曰南本騎作駙馬

以為李廣數奇

宋祁曰數南本浙本並所具反予按師古是
孟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角當從如說未有
解從孟而音從如也可判其繆焉 又筆記
曰數所角反故學者皆曰數音奇孫宣公與當
世大儒亦從曰數朔後予得江南本乃所具
反由是復觀顏注乃顏破朔從所具反云世
人不知覺

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

劉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

而敕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

劉放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莫府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張敕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大將軍既不許廣難面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劉奉世曰此莫府廣軍之莫府曹吏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未肯去青徑封書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之莫府者猶言與其莫府也

宋初曰廣之莫府景祐本無廣字

惠等哭輿歸營

宋初曰浙本哭作共

使牧羝

宋初曰牧羝字下疑有羊字

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

劉攽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食乃頗去藏耳

武能網紡繳繫弓弩

宋初曰網字上疑有結字

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日知錄曰今人送物與人而記其名於妻者
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為王
故也云慈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
註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

數月昭帝即位

劉敞曰數月字當屬上句

匈奴詭言武死

宋祁曰江浙本詭作紿

雖報恩將安歸

宋祁曰雖字下疑有欲字

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

宋初曰額或作雉

然三代之將

宋初曰南本代作世